

“连吃十八顿”

□李荣

吃本地“新蚕豆”的时节已经过去了，但那“新鲜劲儿”却还在。一次乘坐单位的车辆外出，与驾驶员刘师傅聊天，不知不觉就聊到了蚕豆。他是崇明人，我呢，从小跟着祖父母长大，他们是嘉定人，嘉定方言，我也听惯。刘师傅说崇明当地称蚕豆为“青寒豆”。而我记忆里，“大大阿奶”（祖父母）叫本地新蚕豆为“新ou豆”，那个“ou”音，好像近似本地话里“厚、候”之类的发音。

正好说得起劲，我手机微信里传来沪上方言专家褚半农先生的信息，他说在晚报的“夜光杯”上“刚刚出炉”了一篇关于蚕豆的文章，转发我“共欣赏”。正巧，文章一开头就写道：蚕豆在上海方言中称“寒豆”。蚕豆一般在收稻汛（每年10月底至11月初）下种，来年立夏前后采摘，因生长期主要在寒冷季节，故称“寒豆”。

我马上对刘师傅说，他是对的，蚕豆本地方言称“寒

豆”。但稍稍还有点不甘心，便拿着手机在一旁写了几句给褚老先生，请教为啥我记忆中老阿奶的发音是“新ou豆”。褚老先生回答我：方言的发音有“异化”，会直接影响到书写。我又问了嘉定的两位老先生，一位明确，嘉定当地也是叫“寒豆”；另一位传来一个“新解”：冬天下种，故称“寒豆”；立夏可食，或亦称“夏豆”。他认为，与寒豆稍有“音差”的，可能是“夏豆”的叫法，两个读音均可。大家讨论得不亦乐乎，至于“标准答案”是什么，已经不重要了。

刘师傅还说，在他们崇明当地，有关新蚕豆还有一句趣话，叫作“连吃十八顿”，说的是新蚕豆上市，清新鲜嫩的时间很短，顶多一个礼拜，你就算“吃到撑足”，一天三顿，顿顿吃蚕豆，“碰足”也就六天、三十六八顿。十八顿吃完，就只能等到“明年再会了”。这话太有趣味了，而且把以前家家户户吃本地新蚕豆

的那种感觉，充分反映出来了。

过去不像现在，没有太发达的“全国大流通”，也没有太多的大棚设施，做不到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的蚕豆，所以每年立夏后“本地豆”那十分宝贵的短短一周新鲜上市期，对于家家户户都有点小小“过节”的感觉。许多老人在这之前就开始念叨了：“再过一阵子可以吃蚕豆啦”，言下之意是“千万不要错过了”。到了那时节，邻里上下碰面，会不经意地打个这样的招呼：“你们这两天蚕豆吃了吗？今年蚕豆蛮灵的。”

当然，上海人对“新蚕豆”情有独钟，对“老蚕豆”也不会弃之不顾。蚕豆老了，可以去皮单吃“肉”，也可以“劈”成豆瓣炒“豆瓣沙”或做豆瓣咸菜洋山芋汤，都很好吃。另外，千万别忘了，上海另有一大“名牌产品”——老城隍庙奶油五香豆，这个豆也是蚕豆啦！

生，拼的是将来，为的是后代。我背着妈妈用土布给我缝制的书包，感到满足，乖巧地读完了小学。若遇假期，偶尔邻村晚上有放露天电影，我很想去看，我对妈妈说：我会跟在大伯叔叔后面，不会走丢的。吃罢晚饭，很多小孩由父亲牵着，或者抱着，甚至骑在父亲的肩头，一路得意的样子。而我，形单影只，乖乖地跟在大人的屁股后面，学会独自行走。

小学毕业后，读初中是很正常的事，但我问妈妈：“老师说成绩很好，可以去读初中了。但初中学堂离家很远，你让我去吗？”妈妈止不住那心酸的泪，用衬衣角边擦擦眼睛，好像精神状态缓和了些许，她说：“你父亲临终前对我说，他从来没有踏入过校门，再苦再累也要让儿子读书。如果他健在的话，得知你读书用功，肯定好开心。”就在去初中学堂启程的那天，读初中的同学在我家门口集中，都是父亲帮忙挑着被子和大米，宝贝似的跟在身边。而我，个子矮小，背着被子和书包，手里提着菜罐子（幸亏米袋子由妈妈托付大人帮忙了）。妈妈站立在门前，已经是竭尽全力，按照父亲的遗嘱，目送着我步步高升走进又一个学堂，心里是踏实的。而父亲的付出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么！

父亲不枉走过短暂的一

新的跨越

□文瑞



都说“人间芳菲四月天”，那天谷雨，晚上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春雨。清晨，我发现每一条河流都春潮涌动，满眼都是春江水满、草木葳蕤的生机景象。

我迎着春雨出发，在前往唐镇小湾村、暮二村等地块“城中村”改造项目指挥部的出租车上，看到一路上是连绵的产业园区，高楼林立，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。

小湾村，因形成于老护塘北端处向东呈湾状，后又向北，故得名。近300年来，老护塘两岸聚居了水乡人家。他们感恩土地的肥沃与河流的丰饶，感恩母亲的养育与父辈的辛劳，在繁华的街口建起了报恩桥、重庆桥，既方便了两岸的居民出行，也把对这片土地的眷恋深深地烙在桥上那粗粝的麻条石上。

30多年前，浦东开发开放之初，小湾村也开始发生变化。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村民将老旧的房屋改建成了水泥楼房，后来大部分村民又将房屋出租给了在周边工业园区打工的外地人。这个小村庄不再是单一的本地口音，而是汇集了南腔北调、各行各业的人们，变得热闹非凡。相对于周边地区逐步迈入快速城市化进程，这里渐渐成了环境欠佳的“城中村”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改造和变迁成了小湾村的当务之急。唐镇党委、政府积极响应浦东新区“两旧一村”改造的战略部署，把通过小湾村的拆迁进而实现“产城融合”视为首要任务，通过建立高效组织体系，成立临时党总支和项目指挥部，解决搬迁过程中的难题，全力推进“城中村”改造，旨在让这个古老的村落重新焕发青春活力。同时，通过“三所”（派出所、司法所、律师事务所）联动，党员干部及突击队员身先士卒，深入一线，采用直面问题的工作方法，走访小湾村的每一个角落，倾听每一位村民的心声，逐一破解改造过程中遇到的难题。

在简易棚搭建的临时指挥

部，突击队徐队长指着窗外停车场四周墙上张贴的一幅幅标语告诉我：“我们就是按照上面写的那样去做的！”这些贴近民心的宣传口号，让人感受到政府与百姓的紧密关系。其中，“同心同德构建幸福城市”这个口号最是感人，它让小湾村人看到了希望——从乡村人变成城市人，实现由村民向市民的跨越。

春雨中漫步，最有诗意。沿着小湾河行走，我去看了工地建设。走到报恩桥边，是东张家宅1号——小湾区公署旧址，属区文物保护单位，是一栋典型的传统民居。桥旁伫立一棵老樟树，树叶在风中摇曳，仿佛在倾诉什么。桥下的水清清如许，水中央长了几簇翠绿的水草，水草中还长出了几朵灿然的黄花，蓬勃的样子感染得旁边那条横亘在水中的老木船也有了几许亮色。

春雨潇潇，老街幽幽。不远处见到有家小卖部，我上前与店主交谈。她介绍自己是安徽人，随着小湾街的动拆迁，她已准备搬到河对面去经营了。正在店里购物的外地务工人员小张，对小湾村的变化感到惊喜：“我在小湾村生活了很多年，有家的感觉了，建成产业园区，我觉得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希望。”是的，从田头走向城头，从农民变身居民，从乡村成为产业园成为城市的一部分，这的确是一桩大好事。如同蝴蝶破茧而出，展翅高飞，这块土地注定将绽放前所未有的光彩与活力。

离开那里时，我注意到小湾桥的始建年代是1990年。时光荏苒，城市的发展步伐铿锵有力，这座始建于浦东开发开放初期的小湾桥，仅仅过去30多年光景，又将见证一次新的跨越。

此刻，小湾河一侧的拆建工地上，数台挖掘机和推土机整齐地停放成一排，小湾村的改造工程正在有序推进。此刻，那些耸立在碎砾上的香樟、桂树或杉树映入眼帘，它们将过往的事物铭记，并将深情的目光投向远方。不久的将来，这里将崛起为一个“产城融合”的现代化产业园区；小湾村的未来，必将是一幅充满希望的美丽画卷。

想着春天已是那样近

□石路

年后，一个阴雨的下午
湿冷，使身子感到有点寒颤
小小的雨点，打湿门前小路
落地水花在跟前轻盈地跳动
絮叨，母亲还是一如既往
好好的，有空常回家
不让梦中的思绪游走漂浮
不让村头的背影，转身泪目

拾掇着年间的余温

眼睛止不住地望着墙上
看着一页页撕去的日历
算算该是启程的日子
心总有点乱，不舍装满行李
妻儿更是远去的回眸
一天，一天，总是这番感慨
一年，一年，总是这样到来

想着春天已是那样近
何妨，这一次别离的远行